

东莱片方言“V 儿 NL”中的“儿”*

刘翠香

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

提要 东莱片方言广泛存在着一种“V 儿 NL”格式,其格式中的“儿”与表完成/实现的体助词“了₁”语音形式相同,句法位置却与表处所/时间的介词相当,有的著作将类似“儿”的成分看作是处所/时间介词或其弱化形式。文章从栖霞和东莱片方言的语言事实出发,结合与“V 儿 NL”相关的一些格式,从“形-音-义”三个方面证明“V 儿 NL”中的“儿”并非介词,而是一个表动作完成/实现的体助词。类似格式同样存在于全国很多方言中,本文对其他方言类似格式的研究也有参考意义。

关键词 东莱片方言、体助词、处所/时间、介词

一 引言

“V 儿 NL”是指“存儿银行”、“定儿明天”之类的格式。这种格式广泛存在于东莱片方言中,辽宁长山群岛长海方言、江苏赣榆方言也同样存在“V 儿 NL”格式。所有这些方言中“V 儿 NL”格式里 NL 之前不再出现处所/时间介词,动词后的“儿”与表完成/实现的体助词“了₁”语音形式相同,句法位置却与表处所/时间的介词相当。“存儿银行”翻译成普通话要说成“存在/到银行”,似乎是“儿”和“在/到”对当。有的著作将“V 儿 NL”中的“儿”看作是处所/时间介词或其弱化形式。本文从栖霞和东莱片方言的语言事实出发,结合与“V 儿 NL”相关的一些格式,从“形-音-义”三个方面证明“V 儿 NL”中的“儿”并非介词,而是一个表动作完成/实现的体助词,其格式是省略了表处所/时间的介词所致。

类似格式也同样存在于全国很多方言中,例如:山东即墨等地方言¹、浙江金华汤溪方言(曹志耘 2000:62-63)、浙江绍兴方言(陶寰 1996:310-311)及广东惠州方言(陈淑环 2006)等,本文对其他方言类似格式的研究具有参考意义。

二 东莱片方言的“V 儿 NL”

“V 儿 + NL”格式在东莱片方言中普遍存在,例如:

- (1) 老师叫他把字写儿黑板上。 老师叫他把字写在黑板上。
- (2) 你睡儿里面吧! 你睡在里面吧!
- (3) 我把东西儿保险柜都不保险。 我把东西放在保险柜都不保险。

* 本文根据作者的博士学位论文《山东栖霞方言虚成分研究》(2005 年 6 月)下篇第一章第二节修改而成,感谢导师施其生教授的悉心指导,感谢李如龙、唐钰明、麦耘、张双庆、张树铮等先生的指正。疏漏之处概由作者负责。

¹ 其中包括潍坊、寿光、沂水、新泰、临清、聊城、郓城等。(参见钱曾怡等 2001)

- (4) 小晓玉结婚嘞日□[ə]定儿腊月二十吧！ 小晓玉结婚的日子定在腊月二十吧！
 (5) 坐儿俺妈这儿来。 坐到你妈妈这儿来。
 (6) 要是再不收啊，他嘞心都不知跑儿哪儿去□[ə]了。 要是再不收啊，他的心都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V 儿+NL”格式里的“N”代表名词，既可是表处所的名词，又可是表时间的名词；“L”代表方位词，但方位词可不出现（例3）。“NL”之后还可加趋向动词“来/去”（例5、6）。“V 儿 NL”译成普通话为“V 在/到 NL”，但普通话“V 在/到 NL”所表示的语法意义东莱片方言须由“V 儿 NL”和“V 儿待 NL”两种格式共同承载。“V 儿 NL”具有“使然”的语法意义，“V 儿待 NL”具有“非使然²”的语法意义。两种格式相比，“V 儿 NL”前一般可出现：

2.1 助动词或心里活动动词，例如：

- (7) 这些东西得稳儿保险的地方儿。
 (8) 我想把他分配儿车间。
 (9) 她打算把老人搬儿自己家儿。

2.2 否定副词“不”和“别”，例如：

- (10) 钱不存儿银行，存儿哪儿？
 (11) 不准把垃圾堆儿宿舍门口儿！
 (12) 别把自己的东西拿儿办公室！

2.3 表祈使的语气词“吧”，例如：

- (13) 大家把书送儿讲台上吧！
 (14) 你去把课调儿星期天吧！

三 “V 儿 NL”中“儿”的词性

一. 东莱片方言

“V 儿 NL”格式不仅存在于东莱片方言，也存在于辽宁长海方言、河北昌黎方言和江苏赣榆方言，但学者们对“儿”的定性意见不一，有的学者认为是介词或介词的弱化形式，有的学者虽未作定论，但倾向于“儿”为介词。细加分析，我们会发现“介词说”有一定的困难。理由如下：

其一，上述不能在 NL 前加介词的句子，都含有“使然”的意义，当不含有“使然”意义时，栖霞方言³是可以加上介词“待”，成为“V 儿待 NL”的，例如：

- (15) 老师叫他把字儿写待黑板上。 老师叫我把字写在黑板上。
 (16) 他坐儿待门口儿挡待道儿。 他坐在门口挡着路。
 (17) 老王嘞车停待俺家儿门口儿。 老王的车停在我们家门口。
 (18) 俺姥儿把他送待学校。 我姥姥把他送在学校。
 (19) 我把课调待星期天。 我把课调在星期天。

² “使然”与“非使然”的区别，请参见施其生（2006）及刘翠香（2004），余文类推，恕不一一赘述。

³ “V 儿 NL”格式虽然存在于东莱片方言各方言点中，但我们的讨论所涉及的其它语言现象在各方言点的表现情况并不一致（详见“分布情况表”），为了便于我们的讨论，本节的论证部分仅以栖霞方言为代表。

比较 (1-6) 和 (15-19) 两种例句, 可看出这些格式中的“儿”是同一个“儿”, “V 儿 NL”与“V 儿待 NL”两种格式的关系是:

格式	格式差异	语义差异
“V 儿 NL”	一待	+使然
“V 儿待 NL”	+待	-使然

也就是说, 栖霞用介词的有无来区别使然与非使然, 即“V 儿 NL”是一种省略介词的格式, “儿”不能看作介词。

栖霞方言谓词后的“儿”主要用作体助词, 表示动作的完成或实现, 是“了[lə]”的弱化形式(参见刘翠香、施其生 2004), 是由结果补语“了”(liao)虚化而来的。表已然行为的谓词后面栖霞方言并不象普通话那样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隐去“了₁”, “儿”一定要出现。例如:

- (20) 他干儿好几个钟头了。 他干(了)好几个小时了。
 (21) 小刘和小李儿结儿婚了。 小刘和小李儿结(了)婚了。
 (22) 小王儿去年就毕儿业了。 小王儿去年就毕(了)业了。
 (23) 看□[ə]旁人挣儿钱了, 他不舒服。 看到别人挣(了)钱了, 他不舒服。

“V 儿 NL”含有使然义, 但栖霞的“使然”并不等同于“未然”, 含“使然”义的句子, 动作、行为、事态等既可以是未然的, 也可以是已然的(参见刘翠香 2004、施其生 2006), 在 V 表已然行为的那部分“V 儿 NL”中, 由于 V 后要求有表实现的“儿”, 式中的“儿”是只能看作表实现的体助词, 不能看作介词的。例如:

- (24) A. 你凭什么把东西儿我床上? 你凭什么把东西放在我床上?(使然、已然)
 B. 你怎么把字不写儿作业本儿上, 非儿写儿纸上。 你怎么不把字写在作业本上, 非要写在纸上。(使然、已然)

表未然的“V 儿 NL”中的“儿”当然也只能看作表实现的体助词, 因为它和表已然的“V 儿 NL”中的“儿”应是同一的, 下面两句话的“儿”毫无疑问为同一个“儿”:

- (25) A. 你怎么把字不写儿作业本儿上, 非儿写儿纸上。 你怎么不把字写在作业本上, 非要写在纸上。(使然、已然)
 B. 你把字写儿作业本儿上, 别写儿纸上。 你把字写在作业本上, 别写在纸上。(使然、未然)

本小节的分析使我们相信, 栖霞方言的“V 儿 NL”可以认为是省略了介词。

其二, 栖霞方言表“使然”的“V 儿 NL”格式中可以插入其他成分, 但所插入的成分都只能位于“V 儿”和“NL”之间, 并且“NL”之前不可再出现介词⁴。这其中包括三种情况: 1) 插入宾语, 形成“V 儿 ONL” 2) 插入人称代词, 形成“V 儿他⁵NL”格式; 3) 插入否定副词“不”, 形成“V 儿不 NL”格式。例如:

⁴ 介词“待”可以出现在“V 儿 ONL”格式中, 形成“V 儿 O 待 NL”, 但表示的语法意义与“V 儿 ONL”不同。“V 儿 O 待 NL”具有“非使然”的语法意义, “V 儿 ONL”具有“使然”的语法意义。

⁵ 包括所有的人称代词。

(一) “V 儿 ONL”

- (26) 我穿儿双新鞋脚上,谁也没看出来。我脚上穿了一双新鞋,谁也没看出来。
(27) 不是你叫我稳儿块西瓜桌□[ə]上,这会儿又要赖皮。不是你叫我把一块西瓜放在桌子上,这会儿又要赖皮。
(28) 谁也么坏,搬儿块石头道中间儿。谁那么坏,把一块石头搬在路中间。
(29) 我啵拿儿好几个凳□[ə]平房上,你怎么还找凳□[ə]?我不是拿了好几个凳子到平房上,你怎么还找凳子?

格式中所插入的宾语必须是“数量名”结构,当数词为“一”时,“一”可省略。

(二) “V 儿他 NL”

- (30) 你扔儿我平房上,有也么大能耐么?你把我扔到平房上,有那么大的能耐吗?
(31) 你再也不听话,关儿你门外儿!你再也不听话,把你关在门外!
(32) 再考虑考虑,不行啵话,分儿他烟台算□[ə]了。再考虑考虑,不行的话,把他分到烟台算了。
(33) 赶儿它大街上!把它赶到大街上!
(34) 锁儿他小黑屋儿!把他锁到小黑屋儿!

普通话似乎没有相应的说法,只能使用“把字句”。例如:

- (35) 再考虑考虑,不行的话,把他分到烟台算了。
(36) 你再也不听话,把你关在门外!
(37) 你把我扔到平房上,有那么大的能耐吗?

栖霞方言也可用“把字句”,但与普通话的差异表现在“人称代词”可以在句子中重复出现,请看例句:

- (38) 再考虑考虑,不行啵话,把他分儿他烟台算□[ə]了。再考虑考虑,不行的话,把他分到烟台算了。
(39) 你再也不听话,把你关儿你门外儿!你再也不听话,把你关在门外!
(40) 你把我扔儿我平房上,你敢么?你把我扔到平房上你敢吗?

句子中“V 儿”后的人称代词“我、你”都可以用轻声的[tə]来替代。

(三) “V 儿不 NL”

- (41) 他自己吃儿不肚□[ə],你去喂喂吧。他自己吃不到肚子里,你去喂喂吧。
(42) 老人年纪太大,一个人都走儿不门口儿。老人年纪太大,一个人走不到门口儿。
(43) 你就放心吧,石头打儿不他头上。你就放心吧,石头打不到他头上。
(44) 再怎么好,也好儿不哪儿去。再怎么好,也好不到哪里去。
(45) 工资再怎么高,也高儿不哪儿去啵。工资再怎么高,也高不到哪里去的。

上述句子的普通话译句都是可能补语的否定形式,栖霞方言因为“不”必须位于“V 儿”和“NL”之间,“不”和“NL”之间不再出现任何成分,已经不是典型的可能补语的否定形式。

通过对“V 儿 ONL”、“V 儿他 NL”及“V 儿不 NL”三种格式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

栖霞方言“V 儿 NL”格式中的“儿”总是附着在动词的后面，其间不可以插入任何成分。

这些现象虽可假设为是特殊语序所致，但下面的语言事实会为证明此假设不成立提供佐证。

其三，众所周知，汉语的动补式是由连动式发展而来的，栖霞方言至今仍保留着一些由连动式向动结式/动趋式/动补式_(处所)演变过程中的一些较早说法(刘翠香 2007)。例如：

(一)“赶儿跑”类格式

(46) 老师把几个小流氓儿赶儿跑□[㉔]了。 老师把几个小流氓赶跑了。

(47) 小王儿把老刘的书弄儿丢□[㉔]了。 小王儿把老刘的书弄丢了。

(二)“搬儿来/去”类格式

(48) 他连家器都搬儿来□[㉔]了。 他连家俱都搬来了。

(49) 我把苹果皮儿削儿去□[㉔]了。 我把苹果皮削去了。

(三)“写儿待”类格式

(50) 我真不知道他好儿待什么地方。 我真不知道他好在什么地方。

(51) 小王叫歌星儿把名儿写儿待自己身上。 小王叫歌星把名字写在自己身上。

“赶儿跑”、“搬儿来”、“写儿待”等格式所表示的语法意义和所具有的语法功能都分别与动结式、动趋式、动补式_(处所)大同小异(差异表现在：结构松散，“V₁儿”和“V₂”之间可以插入宾语)，但形式并不相同，两个动词之间多了一个助词“儿”，因此“赶儿跑”、“搬儿来”、“写儿待”等格式既不同于连动式也不能等同于动结式、动趋式、动补式_(处所)。我们认为，这些格式应是连动式向动结 / 动趋 / 动补式_(处所)发展过程的遗留。

汉语的介词大多数是由动词虚化而来的，栖霞方言里的“待”和“着儿”“跟(儿)至今仍保留着动词的用法，它们的意义很实，例如“他待学校”。“你着儿公司”，表示某人或某物位于某处。“V 儿待”格式更宜看作连动式，即“V₁儿 V₂”格式，那么与此相关的“V 儿 Ø”也应看作“V₁儿 V₂”格式。

栖霞方言的“赶儿跑”、“搬儿来”、“写儿待”等格式均处在由连动向动结/动趋/动补式_(处所)发展过程中的中间过渡阶段，其中的“儿”为表完成或实现的体助词。“V 儿待”格式中的“儿”为表完成或实现的体助词，那么“V 儿 NL”中的“儿”同样应为表完成或实现的体助词，而并非介词或介词的弱化形式，“V 儿 NL”格式应是省略了其中的介词。

其四，语音上。“V 儿+NL”中的“儿”并非独立音节，已融入前面的动词形成“儿化韵”，这与体助词结构上的属上不属下是相应的。

其五，语义上。栖霞方言的“V 儿 NL”格式中的“儿”确为表完成或实现的体助词，即是“了₁”。“V 儿 NL”表示的是前一个“动”实现以后，才能使某人(物)位于某处这一结果出现。例如“把字写儿黑板上”、“把钱存儿银行”分别是说“先完成了写字的动作，才能使字留在黑板上的结果出现”。“先完成了存钱的动作行为，才能使钱留在银行里的结果出现”。

栖霞方言自身的特点使其保留了如此众多的语言现象，但这些语言现象在东莱片方言的分布却不尽一致。为了更好地了解这些语言现象在东莱片方言的分布情况，我们亲自调查了东莱片各方言点，并制成《栖霞方言所存语言现象在东莱片方言分布情况表》(简称《分布情况表》)。

栖霞方言所存语言现象在东莱片方言分布情况表

有 方 言 点	语 言 现 象	V 儿 NL	V 儿 挂 NL	儿(了 ₁)	使然/非 使然	VO 挂 NL	VO NL	V 儿 他 NL	V 儿 跑	V 儿 来
威海		+	-	+	+	+	+	-	+/-	+
大疃		+	-	+	+	-	+	-	+	+
高村		+	-	+	+	+	+	+/-	-	+
小观		+	-	+	+	+	+	-	+	+
牟平		+	-	+	+	-	+	-	+	+
福山		+	-	+	+	-	+	-	+	+
午极		+	-	+	+	+	+	+/-	+/-	+
凤城		+	+	+	+	+	+	+/-	+/-	+
亭口		+	+	+	+	+	+	+/-	+	+
大辛店		+	+	+	+	-	+	+/-	-	+
龙口		+	-	+	+	+	+	+/-	-	+
招远		+	-	+	+	+	+	+/-	-	+
毕郭		+	+	+	+	+	+	+/-	+/-	+
莱阳		+	+	+	+	+	+	+/-	+	+

表注：

①为了表格的简洁，我们在各种格式的重点考察成分下面加下划线。表中的“+”表示格式中该成分必须出现，“-”表示该成分不可出现，“+/-”表示该成分的有无并无区别意义的作用。

②儿(了₁)表示“儿”与相当于普通话“了₁”的体助词语音形式相同。

③我们的调查并非仅局限于县市，而是对乡镇进行了重点调查。表中所列的方言点大多属于乡镇。大疃镇属于荣成市；高村与小观属于文登市；午极属于乳山市；凤城属于海阳市；亭口属于栖霞市；大辛店属于蓬莱市；毕郭属于招远市。

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本文论证所用的各种语言现象并非仅存于栖霞方言，大部分现象在东莱片的分布范围都很广，有些现象甚至在整个东莱片无一例外；有些现象分布范围较窄，在某些方言点已不复存在，在某些方言点正处于消亡的过程中（表现为新旧形式共时并存）。这是因为任何一种方言都处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由于语法的系统性和历史稳固性很强，旧的语法手段的消失、变化和新的语法手段的产生和渗入需要很长的时期，因此在不同方言中的表现就会不尽一致。

语言现象在方言中分布的不一致性虽然给各方言点“V 儿 NL”格式中“儿”的词性鉴定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但语言的共时变异是历时演变的结果，共时平面的语言要素中存在着不同的历时层次，地理上的渐变往往反映历史上的渐变，因此这复杂的分布情况不仅可以使我们看清某种语言现象渐变的过程和未来的发展趋势，并为我们的论证提供证据。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东莱片方言“V 儿+NL”格式与栖霞方言的“V 儿+NL”格式相同，格式里“儿”所表示的语法意义与普通话的“了₁”相同，其词性应为表完成或实现的体助词，并非介词。

二. 其他方言及近代文献

方言之间的关系正如亲属语言之间的关系一样，相互之间在语音、语汇、语法各个方面都存在密切关系，演变的历史也存在明显的平行现象，因此相互参考、借鉴就成为可能（胡明杨 2003）。

3.2.1 从我们目前所掌握的材料看，将类似“儿”成分看作体助词并非介词的还有：金华汤

溪方言的“得”(曹志耘 2000)和广东惠州方言的“□[ei⁵⁵]”(陈淑环 2006)。

金华汤溪方言:

普通话“动词+在+时间处所补语”的结构,汤溪话不用介词,而是直接把动词和时间处所词语连在一起。例如:

(52) 我喜欢坐沙发上。(我喜欢坐在沙发上)

(53) 渠坐得沙发上。(他坐在沙发上)

(54) 件衣裳晒得外头。(那件衣裳晒在外面)

动词和时间处所词语之间的“得”虽然正好跟普通话介词“在”的位置相当,但这个“得”是动词的附加成分,作用是肯定动作已经发生并正在持续,跟介词“在”的作用不一样,在语感上也毫无介词的语感。

广东惠州方言(例句由陈淑环提供,下同):

“□[ei⁵⁵]”无字可写,直接依附在动词后,表示动作行为的结果。惠州方言的“□[ei⁵⁵]”与栖霞方言一样可以位于动词和表处所/时间的介词结构之间,“V□[ei⁵⁵]”和处所补语之间的介词既可出现,也可省略(笔者按)。例如:

(55) 渠屋住□[ei⁵⁵]乡下□[ei⁵⁵]。她家住在乡下。

(56) 只书包放□[ei⁵⁵]书房□[ei⁵⁵]嘞。书包放在书房里了。

(57) 条牛爱绑□[ei⁵⁵]树□[ei⁵⁵]。牛要拴在树上。

3.2.2 动词后表处所时间的介词结构可省略介词的现象在普通话或其它方言里同样普遍存在。例如:

普通话(摘自袁毓林 2004:P338)

(58) 搁抽屉里。/住城里有什么好啊!/衣服晾外头了。/泼地上一盆水。

东北官话:(摘自尹世超 2004:122)

(59) 你拿好别掉()地上/他躺()床上半天没睡着。

山东方言(引自钱曾怡等 2001:288-289)

青岛:

(60) 搁桌子上吧!/洒地上了。

莱州:

(61) 把书放桌子上。/他一直把我送村头上。

平度:

(62) 把饭端哪来?/把鸡蛋打碗来。

河北魏县方言(引自吴继章 2004)

(63) 石头砸头上了。/刀砍木头上了。

江苏泰如片江淮方言 (摘自张亚军 2003:45)

(64) 坐椅子上/挂墙上/关笼子里

江苏苏州方言 (引自石汝杰 2000:3)

(65) 小菜放(勒)台子浪。

广东惠州方言 (陈淑环 2006):

(66) 他□[kiau²²]住/□[ei⁵⁵]□[koi⁵⁵]做作业。 他蹲在那写作业。

(67) 钱赚□[ei⁵⁵]又唔舍得使,放住/□[ei⁵⁵]□[koi⁵⁵]做□[nia²¹³]啊? 钱赚了又不舍得花,放那里干什么?

3.2.3 普通话及大部分方言表完成或实现的体助词只能位于介词和处所/时间词语之间,形成“V在了NL”格式,栖霞及部分东莱片方言的体助词却只能位于动词和表处所/时间的介词结构之间,形成“V儿待NL”格式,其实这种现象也并非仅存在于这些地区。由于材料所限,我们仅知广州方言和广东惠州方言也存在类似栖霞方言的格式。例如:

广州方言:(例句由师妹蔡欣欣提供)

(68) 本书放咗响桌度。

(69) 我支笔漏咗响学校。

(70) 我将啲笔记写咗落书度。

(71) 我将花盆放咗响阳台度。

(72) 个枕头跌咗落地下。

广东惠州方言:

(73) 渠屋住□[ei⁵⁵]在乡下□[ei⁵⁵]。 她家住在乡下。

(74) 顶帽戴□[ei⁵⁵]在头拿壳□[ei⁵⁵]敢忘抛记话。 帽子戴在头上竟忘了。

(75) 只会定□[ei⁵⁵]在下午三点开。 会定在下午三点开。

3.2.4 普通话里“掉在/到桌子上”这类带有后置介词“在/到”的句式,济宁方言有两种说法:一是用(“唠[lo]”(普通话的“了₁”济宁方言为唠[lo])。例如:

(76) 掉唠桌子上。

(77) 老鼠钻唠风掀风箱里——两头受气。

二是用延长动词尾音的方式,如“掉在/到桌子上”可直接说成“掉桌子上”。又如

(78) 小孩儿们都跑街上去啦。

(79) 我把钱都存银行里啦。

方言的历史文献里,这个介词习惯上写成“了”,当是比较接近其实际读音的。例如:

(80) 不得把天下给了儿,便把天下给了女,总是席上掉·了炕上,差也差不多儿。(贾凫西《历代史略鼓词》)

(81) 不知倪文登跑·了那里去了。(《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第三编第十八册)⁶

肆 余论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东莱片方言“V儿NL”中的“儿”为表完成或实现的体助词,是“了”的弱化形式,是由结果补语“了(liao)”虚化而来的。此格式中的“儿”在山东方言的很多点中用“了”“喽”等来表示,它们的功能相同,“了”“喽”都与表完成或实现的“了”语音形式相同,其中有龙口、即墨、潍坊、寿光、沂水、新泰、临清、聊城、郛城等方言(钱曾怡等 2001:289-290)。

本文第三部分所探讨的各种语言现象,其他方言点虽有零散报道,但尚未见到像栖霞方言如此系统详细的报道,可能是这些语言现象在各方言的分布同样是零散的,因此为各方言点的论证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但我们认为这些方言中的“了”“喽”应与东莱片方言非常接近。

全国其他方言中与“V儿NL”类似的格式,动词与处所词之间的成分表现形式很不相同,其中有“的”(北京话)、“着”(兰州话)、“到”(四川话)、“得”(长沙话)、“著”(厦门话)等等。学界普遍认为其为处所介词或其弱化形式,徐丹(1994)虽认为北京话的“的”实际上不是介词,而是一种表达动词体的标记词,但同样认为“的”是“在/到”的轻音化形式。而我们认为东莱片的“儿”是“了”的轻音化形式,如果本文的研究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引起学者们对这个问题的注意和讨论,那必将有益于动词与处所词中间成分的来源类型及“动补_(体)”类型学的研究。

参考文献

- 曹志耘. 2000. 〈金华汤溪方言的介词〉,载李如龙、张双庆主编《介词》。暨南大学出版社。
- 陈淑环. 2006. 〈惠州方言助词研究〉,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郭熙. 1986. 〈“放到桌子上”“放在桌子上”“放桌子上”〉,《中国语文》1。
- 胡明扬. 2003. 〈相当于普通话“在那里”的“辣海/勒海”等的语法化及其他〉,《吴语研究》,第二届国际吴方言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教育出版社。
- 江蓝生. 1994. 〈“动词+X+地点词”句型中介词“的”探源〉,《古汉语研究》4。
- 蒋希文. 1962. 〈赣榆话儿化词的特殊作用〉,《中国语文》6。
- 厉兵. 1981. 〈长海方言的儿化与子尾〉,《方言》2。
- 刘翠香. 2004. 〈山东栖霞方言中表示处所/时间的介词〉,《方言》2。
- 刘翠香. 2005. 〈山东栖霞方言虚成分研究〉,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刘翠香. 2007. 〈山东栖霞方言的体貌助词“儿”及相关问题〉,《语言学论丛》第35辑(即发)。
- 刘翠香、施其生. 2004. 〈山东栖霞方言相当于普通话“了”的虚成分〉,《语文研究》2。
- 刘丹青. 1995. 〈无锡方言的体助词“则”(仔)和“着”——兼评吴语“仔”源于“着”的观点〉,《中国语言学报》6。
- 梅祖麟. 1988. 〈汉语方言里虚词“著”字三种用法的来源〉,《中国语言学报》3。
- 钱曾怡. 1995. 〈论儿化〉,《中国语言学报》5。
- 钱曾怡、张树铮、罗福腾. 2001. 《山东方言研究》。齐鲁书社。
- 施其生. 1996a. 〈汕头方言表示“在”的介词〉,《中山大学学报》6。
- 施其生. 1996b. 《方言论稿》。广东人民出版社。
- 施其生. 2006. 〈汉语方言里的“使然”与“非使然”〉,《中国语文》4。
- 陶寰. 1996. 〈绍兴方言的体〉,载张双庆主编中国东南部方言比较研究丛书《动词的体》。香港中文大学中

⁶ 济宁方言的内容摘自徐复岭(2002)

国文化研究所、吴多泰中国语文研究中心。

吴继章. 2004. 〈魏县方言结构二题〉, 第二届汉语方言语法学术研讨会论文(武汉)。

徐丹. 1994. 〈关于汉语里“动词+X+地点词”的句型〉, 《中国语文》3。

徐复岭. 2002. 〈济宁方言语法特点撮要〉, 《济宁师专学报》1。

尹世超. 2004. 〈东北官话的介词〉, 《方言》2。

张树铮. 1995. 〈山东寿光方言的助词〉, 《方言》1。

张亚军. 2003. 〈泰如片江淮方言中的“V+L”和“V+在+L”结构〉, 《语言科学》4。